



消失宾妮 著

妄言之半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POOK II

新出图证(鄂)字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妄言之半 / 消失宾妮 著

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07.12

ISBN 978-7-5354-3640-5

I. 妄

II. 消

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4924号



选题策划: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主 编: 郭敬明

责任编辑: 苏姗姗 阿亮

装帧设计: 柯艾文化 (ca@zuibook.com)

美术执行: amin adam Alice.L Mint.G (from C&A)

媒体运营: 赵萌

责任印制: 张志杰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-87679301

传真: 027-87679300

地址: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: 010-58678881

传真: 010-58677346

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: 100028

印刷: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北京人教方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: 5.5

版次: 2007年12月第1版

印次: 2008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105千字

定价: 12.8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)

妄言之半
消失宾妮 著

献给父亲

你是我所仰仗的真理

篇之壹 无知
远灯行

时迁走近我。她将我的手放在她的手心，拉我倚在她的肩头。她很瘦，嶙峋骨割伤了我的忧愁。我不出声。我知道她正将花朵别在我的发间。时迁试过几次之后，最后又将花取下，放回我的手心。

“它太顽皮了，总不肯听我安排。”

摊开手掌，柔嫩的花瓣像是被搓揉过的碎纸片。叶之芬芳携着少许酸涩，就这样驻留在我掌心的旋涡中。

那是我与她相识后不久。她那时穿着一身白衫，裙摆处断裂的布条已经扎在了我的伤口处。这一年我十岁。我因任性离家出走，我得以在困苦时遇见这个城镇上见不到的人。她在暗林之间长大，仿若一朵幽静的花。

我总是不知，为何这个镇上无人知道时迁的存在。她不知何处来，亦不知要去往何处。那一身白裙子亦是我偷偷从家里偷出来给她的。她救我时弄破了她的衣裳，于是我从母亲晾衣的架子上取下了它，送给了时迁。

我时常在母亲睡后，从窗口溜出去找时迁。

她喜欢领我去青轨处。

在镇东有条暗青色的废弃铁轨。青苔不知何故攀爬上那条故人遗留的轨道。时迁总是说起青轨的故事。在乡间有这样的流言，若要抵达幸福的彼岸，须沿着那条暗青色的轨道一直走，轨道终于何处，何处便是彼岸。

时迁总是牵着我的手说：“我是要去彼岸的人。”

我不知什么是彼岸，只知伏在铁轨上嗅着它的气息，想嗅得关于这片大地更多的信息。然而时迁却将我拉起，用手指从铁轨上抹一丝在指尖，而后放在我的鼻前。

“地上太脏了。”时迁解释道，转而看向如此认真的我，“你在嗅什么？”

“嗯，这里好像有死亡的气息。”

我亦认真作答。

她稍作停顿，转而将那点腥绿抹在了我的鼻尖。

“撒谎呐。这里只有一个关于幸福的传说。”

呛人的生涩之味往心口涌去，我屏住呼吸努力擦掉她的恶作剧。再转过身去，却看见时迁又穿着那件破旧的白衫跑向

了远处。她踏过的地方芬芳随风扬起，最终落在我身上。而我如同一个拾取她遗迹的顽童，以气味为向导，跟随着她往前跑着。

然而这直到多年后，我们才知晓。

其实我真的嗅得到。

童年快过去时，深桐才出现至我们的视野之中。他是村人在邻镇长大的独子，由镇之西面来。镇西是何处？与那青之轨道截然相反的地方。时迁对他的经历起了兴趣，执意要去问他镇西的故事。

那夜，我们像窃贼似的将少年堵截在路边。时迁盘问起少年来。然而面对时迁的凌厉姿态，少年竟在我们面前窃喜起来。他笑时皱了皱眉，眼神里收纳下时迁蛮横时的模样。

深桐的头发很短，露着光洁的额头。眼睛眯一眯就好像跳过了一个世界。我躲在时迁身后看着他，只感觉时迁的手忽然一紧，然后便是她冲上前去扭住了对方的衣领。

“不许笑！”

深桐不害怕。女孩纤细的小手握在他胸前，目光里是一片涂炭。他举起双手装作投降，小声说道：“这位女侠，对不起。”

他未成年的时候，声音柔得像某种小动物的哭泣声。

时迁这才放下手来。

深桐咳了一两声之后，眼角又浮过连绵的笑意。他抛下了一句“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的姑娘呢”后便消失于我们眼前。待时迁回过神来，眼前只有深桐逃之已远的身影。

后来时迁带我去逮深桐。

我在一端路口，时迁守着另一端。时迁知道我没能力抓他，只叫我发现他便大喊。于是我躲在路口，张望着小小少年的身影。然而直至月已当空，我仍然蜷缩在那一堆废弃物之中，倚仗着微弱的星光辨别远方。

这一年，我仿佛是十一岁。

我渐渐有些害怕，摸索着起身，才发现身体已经僵直得难以动弹。抬头往远方看去，天竟那么黑。远处的河岸边好像有无数星火飞舞，那约莫是萤火虫的光芒。

再之后，我转身，十二岁的深桐出现在我身后。

他那日的表情异常严肃。我慌张地往后退缩，张口却哑言。这才想起他应该是不知道时迁的计谋的。然而我未及将台词想好，他却先声夺人，扣下我的心弦来。

“喂，我说你，是叫什么来着？”

我鬼使神差，竟低声答了他。

“清远。”

年少的深桐笑了笑，他走上前来拉我的手，然后静静道：

“你们输了。时迁没抓住我，已经气得回家去了。你也回去吧。”

那时他是十二岁的少年，穿一件深蓝色的袍子。风鼓鼓而来，肿胀在他的袖口，我一度以为他之手心将涌动出什么惊奇来。我仍然记得，那夜的一阵风朝我袭来。深桐踏过的地方，气息是甜润如花之蜜汁，它们被风高高扬起，而后重重地落至我的心上。这位好心的少年将我送至河岸，嘱咐我好生回家，而后松开我的手，让我一人沿着木桥过去，穿梭于萤火之间。

再转身时，他仍旧在那里。

十二岁的深桐在流火之岸，朝我挥别。

辗转至第二日，我才知道我被深桐骗了。时迁在清晨时从房间的窗口爬进来，将我摇醒。我睁眼看着她的模样，白裙子仍旧破而脏，脸上还粘着河岸的泥土。

她将我自那一夜萤火中唤醒，气势汹汹地问：“你怎么自己走了？”

我这才明白过来个中缘由。定然是少年在路的另一端遇见了时迁，料得此处有我。于是辗转而来，稍稍点拨便将我处理掉，而后名正言顺地逃脱困境。反而是时迁，她笃定我将坚守彼岸，最终落得在蚊虫堆里等了一夜。

由此，时迁开始了与深桐的战争。

我不觉得这是战争。只觉得好玩儿。那个大我一岁的少年

仿佛有种未知的力量，会将我预备做出的防御消之于顷刻间。他大约也是知道的。他总是故意地支开时迁，而后找到我。少年牵我去往河岸，而后为我指出回家的路。他仍喜欢在流火之岸嘱咐我早些回去。

而我竟那般乖巧，自黑暗里回到家中去，等着受伤的时迁又爬过我的窗户，让我为她清洗伤口。

“真的，我一定要叫那个深桐死了才好！”

时迁躺在我的床上，一面嗷嗷叫着，一面发着狠毒的誓言。而我将那些混着她之血液的水浇灌在墙角长出的那一截倔强之上。透明红的汁落在翠绿的叶脉间，滴答掉落。我模糊地知道她的誓言不会灵验。

因为深桐是不朽的少年。

自我的记忆之中，他是与萤火为伴、以长月为友的，不朽少年。

我原以为我们将永远这样愉快地斗着法。然而十三岁时，我们终于驶往命运的正轨上。那一年的某夜，母亲推门想来看看安睡的我，却发现了我与时迁的秘密。

时迁却像是一只蛾子，张着白翅抖落着鳞片飞离了我的房间。她的白裙子在夜光下盈盈舞蹈，母亲没看清她的脸，然而裙裾某处镶嵌着母亲针法的边却露了出来。

第二夜，我试图开窗出逃，却发现这唯一的途径不知何时

已被封上。隔着模糊的窗纸，我仍能辨得出远方的林木森森之处，萤火幽幽之光，却无论如何也出不了这间空房。

半夜时，隔着窗我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朝我跑来。

“时迁，是你么？”

我站起身来，想隔着窗纸的虚影给她我的轮廓。

“我在这里。窗被封上了，我出不去。”

然而我站起身来时，却看见窗外暗红色的零星光辉点点而来。仿佛是乡人的火把，长如火龙，自时迁的身影后一字排开。

而后，我仍然站在窗里，轻声唤：“时迁，你身后的是什
么？”

火龙随着时迁的消失而消失。我仿佛听见她逃窜时熟悉的步伐，然而她的双翼尚未打开，火龙便层层圈围绕至她的身边。再之后，黑暗转瞬而至，我没有听到任何声音，就这么自一层窗的距离间，与真相失之交臂。

再见时迁已是隔日清晨。我终于可以从大门跑出，待我慌张地抵达河岸，却看见那一身破旧的白衣自下游蹿了过来。

“我没事。”

这是时迁见我时，所说的第一句话。

我绕着她转，想看她身上是否还有零碎的伤口。然而她拉住焦急的我。

“我没事，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那时她以湿漉漉的手牵着我，赤足踏过浅浅的河流，引我去另一岸。在我寻找的彼岸处，深桐正站在那里。

“清远，是深桐帮了我。”

我抬起头，深桐的笑容仍然如蜜汁般芬芳诱人。然而我不知如何回应，因为待我明白过来时，他早已介入了时迁的心事间。

那夜村人将时迁捉走，因为我偷的那件衣裳。我不知道深桐怎样救了她，而后才得知，深桐是村长的侄子。我不大懂得一个孩童究竟能争取到大人的世界的几分信赖，只知道时迁真的没有受伤。虽然她仍然只能在夜间出没镇间。

十四岁那年变得格外漫长。

我的发辫长了，终可变成冗杂的髻。而时迁性懒，从不打理她的长发。半夜我们时常跑至河岸洗发，以清水濯净尘埃。时迁的长发如水草漫开，分外妖娆。而后来她替我绑发辫，自头顶盘踞成不一的形状。

深桐觉得无趣。那日萤火虫漫天，他便顺手抓来，又取了水草编了个小笼子，将萤火虫放入笼中，而后悬在我的发间。

我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，额畔两处像是镶了两颗夜明珠。时迁夸我好看，深桐想了想，牵着时迁去了彼岸。他们留下我在此岸奔跑。因为时迁说，也许奔跑起来会更美妙。

他们立于彼岸，朝我喊道：“跑吧！”

我似流火。在此岸飞奔而去，也不知前方何处。为了他人的流火之梦，我跑了许久，跌了几次，发髻也散了下来。那两点星光也不知遗失在来路的哪一段。最后捂着我破败的残发跑回了家。一路不理睬他们在身后的呼唤。眼泪在纷扰间大滴掉落下来。

我终于明白过来，那是嫉妒。

因而发辮散了我也不知，火光落地我也不知。我只知心口灼灼燃烧之味，燃烧着我脚底的卵石，仿佛要将我之爱意烘焙成菜肴，给另一岸的人们儿美餐。

原来，我喜欢深桐。

次日我睡至晌午。母亲叫过我一次，我不肯醒。只裹着薄薄的被单在床角浅眠，寻找梦里那条河岸，寻找深桐送我回家时的身影。后来醒过来，是因为听得有人在敲我的窗。我睡在床沿，看着窗纸上人影渐渐显清，我确认不得究竟是时迁还是深桐。

他们那时一般高，一般瘦。

我等着人影离去，而他却久久候在窗口。又过去一会，他从地上捡起树草之叶，贴在我的窗纸上，似是要传递什么信息。我渐渐坐起身来，看着窗纸上单薄的黑影渐成人形，小小

的脸儿小小的手，长发盘在头顶。而后，他又在头上两处悬了两个圆形。

我知道，那是我。

我奔至窗边，推开窗，看见深桐蹲在我的窗下笑我。

“这样你才肯开窗啊。”

我敲他的头：“谁叫你们戏弄我。”

他躲闪开来，继而站起身来。这一下，他挡住了我的窗口。远方的明日在他身后，这崇山峻岭也在他身后。我脸庞仿佛因这不通畅的气流而平添了些许温度。然而深桐俯下身来看着小动物一般的我，直至我瞳孔里的流光暗转、心事陡生。

他拿出一只小小的笼子，里头装着只萤火虫。与他昨夜做的那只精巧笼子不一样，这只笼子拙劣得很。

“别生气了。”他递给我，“你跑得那么快，时迁担心死了。”

我接过笼子，却发现上面镶嵌着一朵小花。白色。柔嫩的花瓣舒展开来。仿佛一道熟悉的誓言。

在这一瞬，我才明白，我们之间那样曲折。

我喜欢深桐。而我亦喜欢我的时迁。

而那个带着时迁的小礼物来见我的深桐，他是喜欢时迁的。

那夜之后，我心甘情愿地站在河边，让时迁替我盘上发，让深桐替我放上萤火。我像是孱弱的火苗，在他们面前缓慢燃烧。时迁不再让我奔跑，而是牵我的手在河岸边漫步。我跌撞一下她都扶着我，生怕我头顶的火光会消逝。

“清远像是盏夜明灯。”深桐道。

“清远是我的明灯。”时迁忽然意味深长地说着，“我仗着她为我寻路。”

“她不认识路呢。夜夜都是我送你们回去的。”

“可我并非要找到回家之路的人。”时迁将手握得紧了些，而后终于说出她多年的秘密，“深桐，倘若我要带着清远去寻找彼岸，你会知道去彼岸的路吗？”

“彼岸？”

“是的，深桐。我要牵着明灯一样的清远，到彼岸去。”

时迁忽然笑了起来，“那里有我的母亲。”

彼岸是青轨的尽头。深桐在白日找我去认路，大约是惦记着时迁的话。我顺沿着铁轨往远方看，嗅着深桐柔润的气息。

他自花丛中细细地辨着每一处起伏，只为让夜归之路不再崎岖么？

“你时常这样认路？”我追上去问。

深桐抬起头，只是笑。仿佛是笑我从未想过，他怎会那样顺畅地行走于黑暗之中，领着我回家。